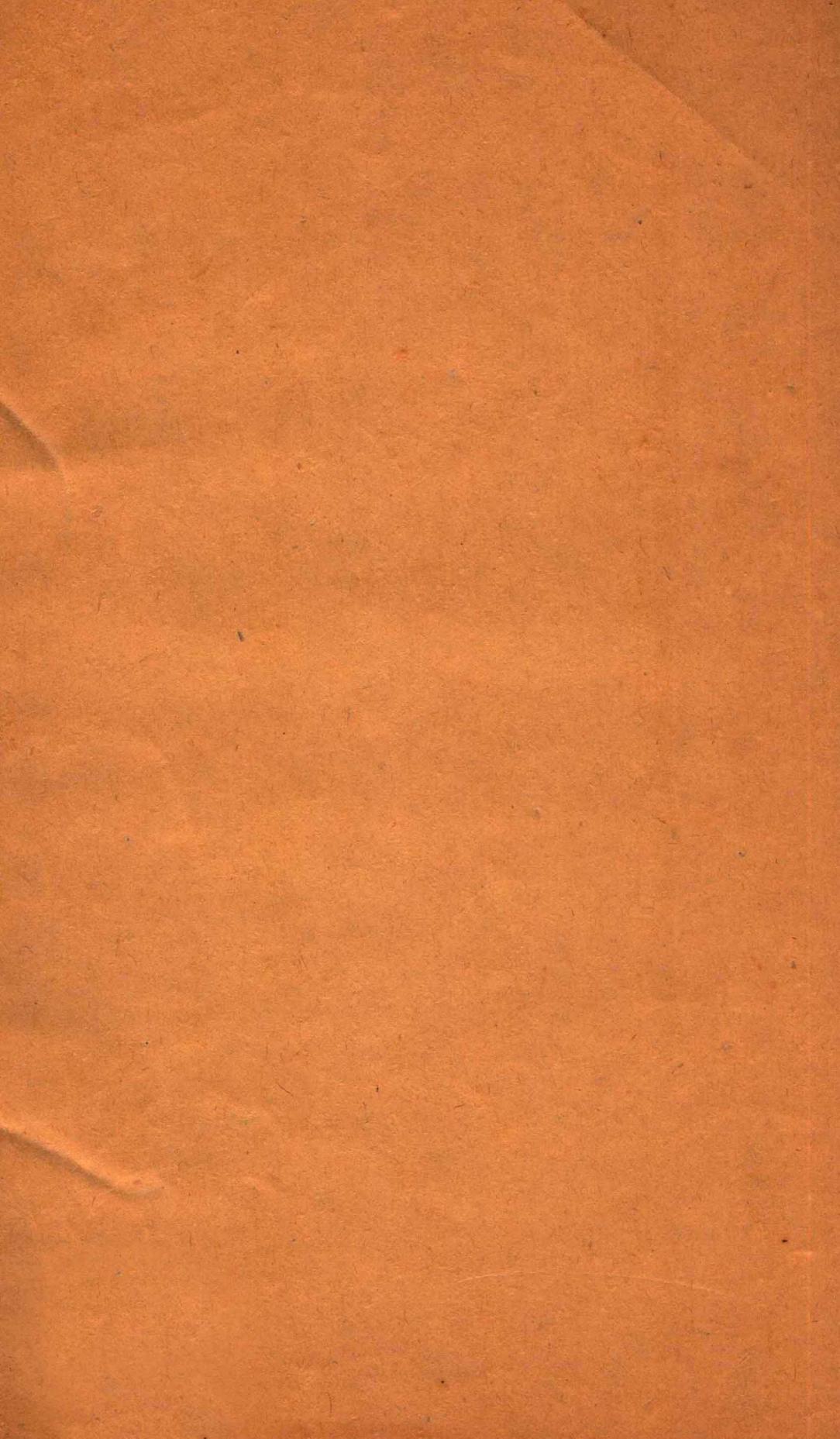


大戴禮記斠補



甲寅冬月

大戴禮記補

瑞安廣明印刷所石印

大戴禮記斠補卷中

瑞安孫詒讓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旦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 孫校云疑省字句  
思字屬下讀 趙校云文選風賦注引作君子旦就  
業夕而自省也 孫讀是案阮元曾子 案思疑是衍  
文後制言中篇亦云旦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  
無思字可證

見惡思詬 丁校惡改不善案阮云羣書治要惡作難 丁校不知何據  
人信其行從之以復 盧注云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

道丁校改

道也

復宜其類。盧注云：詩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丁校改  
帑疾其過而不補也。盧注云：補謂改也。案注補上以文義校之，當有不字。下經云：補則不改矣。盧即以上下文互釋，不補謂不敢不改也。

飾其美而不伐也。嚴校云：飾飭聲相近，通用飾有飭治之義。言有義而加飭治也，非虛飾之謂。又云：易襍卦傳蠱則飭。鄭王本作飾。釋文唐石經亦作飾。呂覽貴公云：日醉而飾服，又舉難云：難為非則日飾。高氏皆

讀曰飭是飾飭音近通用 案嚴說是也

靈言勿與 孔云靈言靈異之言與許也 案靈言難  
通孔說亦迂曲疑靈當為虛唐人俗書靈字或作靈  
見李輔光墓誌虛俗書作靈二字相似故互譌

多言而慎焉 盧注云多言者謂時事煩殺也

似當作丁校云

煩而不殺也  
案丁校未稿

進給而不讓

嚴校云論語禦人以口給孔注口辭捷

給則給有捷給之義 案進給疑即捷給之誤捷與

進形略相近保傳篇云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文王

觀人篇云取接給而廣中者孔云接讀為捷古今字  
也是捷給此經常見管子大匡篇云  
關朋聰明捷給

足恭而口聖 丁校云足恭而口聖即大匡之足恭而  
詞給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 孔云篤難甚難也

阮云小行即子夏所言致遠恐泥之小道篤膠也固

也釋 丁校云似篤字絕句 許宗彥校云文瀾閣

宋人集曾子本作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案阮校亦  
從閣本

案丁讀是也此當以小行而篤四字句能字蓋衍文

阮從閣本亦非是又諦審上下二節文義此當與上  
足恭而口聖句互相備彼云口聖即此巧言此云小  
行而篤即上足恭也文王官人篇及論語公冶長篇  
皆以巧言令色足恭三者並舉論語集解引孔安國  
云足恭便辟之貌也詩大雅板孔疏云夸毗者便辟  
其足前郤為恭然則古訓足恭足肯讀如字孔釋上  
足恭亦依孔安國訓為便辟便辟猶漢書何武傳云  
槃辟雅拜槃近便聲皆謂足行之容此云小行行即行  
步之行非小道之謂說文馬部云篤馬行遲也此段

大戴禮記 卷之二  
以為人行遲緩之偁蓋古訓之僅存者小行而篤謂  
不敢縱步遲緩前郤偽為恭敬之貌與篤行義不同  
也後人不解小行之義誤以為德行之行遂凡增能  
字耳阮訓篤為膠固古亦無是義

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 丁校云居居宿於  
外司競所云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王制內則並  
云膳飲從于遊可也 酒即論語沽酒之沽

居哀而觀其貞也 孔云貞也上宋本脫其字从朱本

增 趙校云宋本有其字

也勿為可能也 孫校云色也也字疑衍

案阮引丁校同

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 盧注云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為之難 嚴校云所云論語不知何本引以證鄂鄂之義則當讀如史記訛官作作有芑之作 案作直是誤字嚴說未塉

亦殆免於罪 孔云免宋本譌勉从元本改

丁校云

前文亦可以勉句留元文當改譌為作

案阮亦從云讀為免

使弟猶使承嗣也 盧注云承嗣謂冢子也

孔云承

丞也嗣讀為司承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

丁校

云左傳注承佐管子問篇云官承吏

曾子本孝第五十

孝子不登高不履危

盧注云敬父母之遺體故跔步  
未敢忘其親

丁校云履危下注當移弗憑下

庳亦弗憑

孔云庳卑也又云庳宋本譌庳

盧文弨

校云痺字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叔向御坐平公

請事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此可以得痺亦弗

憑之義

案盧說是也

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

盧注云死且不行

嚴校

云惡言死焉注誤荀子大略引流言止焉惡言死焉  
二句楊倞注云死猶盡也鄭康成云言漸漸猶盡也  
楊說同之案阮說亦同

孝子游之暴人違之  
盧注云就其常也春秋左傳曰  
其孔云注有缺文  
趙校云其字下當是其子厚  
與州吁游禁之不可  
案趙校近是

死則哀以莅焉  
盧注云莅臨  
趙校云宋本臨下有  
也字

曾子立孝第  
五十一

與臣言言事君  
盧注云與幼者言言孝丁校增第  
于二字

兄

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

阮云莊閣本作恭羣書治

要無此字

釋注

案治要無莊字亦通文王官人篇亦

云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之人

今本誤作此下文云盡力無

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

此當從王引之校致忠而不敬

則不入

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即承此文而申論

之似故書本無莊字也

語然王官人別有莊以安之之文不相屬也

懼欣忠信咎故不生  
阮云孝者子與父母樂而不憂

誠而不僞是以家室和平無咎故也咎災也故謂可  
憂之事也

釋主

案咎故不生句難解審校文義此咎

實當為名之謠文王官人篇云忠愛以事其親歡欣

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兩篇

文義略同此云懼欣即彼云歡欣以敬之此云忠信

即彼云忠愛以事其親此云名故不生即彼云以名

故不生焉

此以上文云君子之孝也忠言事親盡其懼

與彼文亦相合

欣忠信而名不揚於外也名咎形近而謠阮釋望文

生訓不足據

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

盧注云

吾知其能自取過

丁校云吾知其句有衍文

案盧以此爲孔子之言故於吾下著

知字以足其義似無衍文

可入則能改過吾代親任

其前過不可入則成惡矣吾代親辭其惡名但曾子

十篇引孔子語無稱予者當是人子之心若曰可

入也而弗躬弗親則過也吾尚任之不可入也而弗

躬弗親則罪矣吾敢辭兩入字仍其舊只添一不字

後注任過改任罪

案謂下引凱風詩云子之辭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丁意彼文承

辭爲任罪而言故

可以入改不可入

案謂下引小宛詩注申可以入之義也

似與下文子之辭也言不自舍也一綫貫穿案王引

校作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  
吾辭其罪與丁說不同未知孰是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戰陣無勇

丁校云陣改陳

趙校云宋本亦作陣不

知丁校何以改陳

案陣俗字古經不當有是

丁校

不誤

阮本亦

災及乎身

趙校云宋本作災及及身

案阮云宋本或作災及其身與

趙校  
不同

今予忘夫孝之道矣

趙校云宋本夫作大

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  
不以其時非孝也 阮云此節二十八字小戴在孝  
有三之前謂也之後釋注 案以宋本篇末字數校之  
則此二十八字似不在此篇詳篇末孔校語竊疑此數語與  
後制言上篇殺六畜不當及親云云義頗相近豈舊  
本本在彼篇後人以小戴記校之而移綴此篇之末  
邪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由己為無咎則寔由己為賢人作亂 盧注云謂順諫

又下句注云謂爭辯句賢與無咎互相足孔云言  
諭親於善使無大咎則可以安也丁校作亂改則

亂云注順諫句非互相足句亦非賢人解誤案阮本  
亦作財

亂案無咎當作無名此與立孝篇懼欣忠信名故

不生義同彼名字今本亦譌作咎可以互證上文云

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此承彼文言奉行親意如由

已出不為其名則親心安寧也由已為賢人則自以

賢於人為名與上句無名正相反是為亂之所從生

也文王官人又云賢人以言亦即此賢人之義盧本

咎字似已譌故其得其解孔說尤誤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訖不言言必齊色  
盧注云嚴敬其色 孔云上齊音齋此齊如字  
丁校云冠義

齊顏色盧云嚴敬似讀為齊說阮同

則是越之也 孔云越過也言以能賢加其兄一日越謂視若越人亦疏之也 丁校云越是戚之譌  
案 丁校近是帝繫篇戚章王史記楚世家戚亦作越是其證戚之與上文疏之正相對謂親而不敬也

辱事不齒 孫校云齒疑當作恥案汪中朱 案阮引

丁校據國語吳語危事不齒釋此是也孫校未墻

曾子制言第五十四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孔云因親也

孫校云杖

當改作材

嚴校云與中庸必因其材而篤焉之義

合因似不訓

案汪中引朱筠說並同

使之為夫人則否

盧注云夫人行無禮也

案此句

義難通盧注亦不可解竊疑人當為尸篆文相近而

誤曲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是其義也夫尸猶

上文云夫材夫皆助語也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阮云富而  
苟且無禮不若安貧有令譽注 案苟當為詢同聲

段借字詢詬字通此與譽對文前立事篇云君子見  
利思辱不善思詬注云詬恥也亦以詬與辱並舉與  
此文例相近阮釋為苟且未確

兄弟之讎不與聚國 盧注云檀弓曰昆弟之讎丁校改仇  
仕不與不與丁校改共國其從父兄丁校改昆弟則不為魁也  
朋友之讎不與聚鄉 盧注云曲禮曰朋友丁校改交游  
讎不同國失之厚矣 丁校云交游疏於執友曲禮

云交游之讎不同國則幾與兄弟等故盧君以為失  
之厚此注文朋友二字似因正文而誤調人和難則  
從父兄弟與主朋之讎不同國莊四年公羊注九族  
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又云鄭注交游  
或為朋友 案盧注朋友二字正據曲禮注或本丁  
校非是

君子有盛教如無 孫校云盛教當作盛德 案史記  
老子列傳引老子曰亦云君子有盛教容貌若愚此  
與彼同則不必改作盛德孫校非是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孔云之知大典作知之 孫校  
云正文仍當作之知 趙校云宋本之知

吾不仁其人雖獨也 吾弗親也 盧注云人而不仁不足友也 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我等者我不與處無益我者也 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 丁校云呂氏先識覽觀世章小異矯阮本以下故改入正文

仁之見逐 孔云仁宋本譌畏从戴氏校本改 丁校

汪中說同

云畏仁之見逐畏字亦當有

唯仁得之也 孔云唯仁宋本譌唯以从大典改 丁

校云唯以仁以字當有

案汪中云馬驥本正作以仁得之

行為表綴於天下

孔云表宋本譌喪

趙校云宋本

譌裘不譌喪

案阮云宋本訛作喪朱本作裘與趙校不同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 盧注云衡平也言不苟合也

孔云革改也平言不危言也然亦無改其所守故

君子和而介 案衡當如後制言中篇衡塗而儕之

衡盧注云衡橫也衡言不革言抗言不更其節也衛將軍文子篇云有道順君無道橫命史記集解引橫作衡此衡言猶彼云衡命矣

不避患而出危邑  
盧注云師敗不苟免也  
孔云宋

本避謫通从戴氏校本改  
案避與通形聲俱遠此  
通字疑即通之誤不適患謂不與患相近也勸學篇  
適中正今本適亦誤作通王氏述聞可證

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  
盧注  
云相助也  
孔云人有與寇盜親適者則為憂之又

云注舊在嚮爾下失其句讀 阮云無仁義而近有  
寇盜則吾與其禍是慮又云戴校本從大典與上加  
不字今不從釋主 丁校云嚮爾連上文為妥親邇寇  
盜則不義不仁矣雜記下外患勿辟也則嚮邇寇盜  
謂寇盜嚮邇如子思居衛有齊寇 案丁校後一說  
於義為長與慮疑當訓謀慮與保傅篇此前有與計  
而後有與慮也義同戴孔阮說並非是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 孔云突字誤依注當為鶴戴案本  
孫校云突字不誤埤雅鶴類引曾子亦作突阮同

趙校云宋本兩突字誤寃 案寃即突之俗體

聚橡栗藜藿而食之

盧云藜藿藿豆

丁校云管子

小匡藜藿並舉似分二物

莊子齊無鬼亦然

案

丁說是也藜藿亦見左昭十六年傳以爾雅釋草攷

之藜為釐蔓華藿為拜蕕藿二草迥異盧并為一誤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元抑首曾華抱足

盧云元華其子

孔云檀弓曰

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据申字子西則華字

當作申形似故誤耳 孫校云漢書王吉傳亦云德

非曾參子非華元非申字之誤或申一名華 案華

疑當作辛與申音近辛譌為莘又轉寫作華耳

國語鄭語

依《騷》歷莘鄭康成詩譜引莘作華是其證辛於十  
榦申於十二枝皆屬西方故字子西名字義亦相應

據漢書則此字之誤西漢時已然矣

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

丁校云天也如左氏莊四年

宣十五傳天之道也

鷹鶴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

孔云曾大典作增

趙

校云曾當作增與下巒穴對

高明廣大不在於他 趙校云高明等八字宋本缺

嚴校云董仲舒傳作光大案光廣古通用

案阮說同

久而不聞孔云久宋本作入趙校云宋本不譌作

入

貸乎如入鮑魚之肆

盧注云離騷曰經鮑魚之字

丁校增

肆而失香也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盧注云謂擇善而改

非也

孔云與來樂聞善言來者與之也案與來而改似

謂與歲月之來而變化言其日進不已也孔說未得

其義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 趙校云聞之宋本作問之間也宋本作聞也 懿

宋本  
説

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 盧注云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 孔云上首謂動物下首謂植物 趙校云淮南精神訓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盧注所本孔注非案下不得云  
首趙說非

參嘗聞之夫子曰 趙校云聞之夫子宋本作聞之矣  
子字屬下 案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李注引曾子曰  
吾聞諸夫子曰與今本同則宋本非是

陽之專氣為靄陰之專氣為霰 盧注云陽氣在雨溫  
暖如湯陰氣薄之不相入轉而為靄陰氣在雨凝滯  
為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為霰 孫校云溫暖如  
湯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轉當為搏 嚴校云陽之  
專氣為靄陰之專氣為霰霰靄二字互譌當从小雅  
頌弁正義所引校正又案兩專字當讀徒丸反雨專

字略讀 劉校云頰弁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  
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正義引此申之云盛陽  
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為案此句文義未全致孔義並  
盧注疑為亦當為如下人  
字 挽湯 陰氣薄而會之不相入則搏為雹也盛陰之氣  
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  
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也  
案嚴據詩疏校正又讀專為搏並是也老子云專氣  
致柔此專氣  
義似與彼同釋名釋天云霰星也水  
雪相搏如星而散也亦與此義相近陰陽猶言寒溫  
以氣學之理論之水氣在上成雨降而驟遇大寒則

結而為雹故雹屬陰水氣在上成雪降而驟遇微溫則釋而為霰故霰屬陽詩疏所引於理較切但審繹盧注所見本似已與今本同又盧似以氣薄之不相入釋專又云散而成霰則不以專為博詩疏義亦然皆不及嚴說之長也

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 又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

嚴校云兩所字高安本無

唯人為倮匈而後生也 嚴校云高安本無後字

倮蟲之精者曰聖人 盧注云龜龍麟鳳丁校云依正禮運當

云麟鳳龜龍所謂四靈  
案阮本同

此皆陰陽之際也 趙校云際也宋本作濟也 案

宋本誤

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 趙校云宋本作所役聖人

之精也

阮云朱本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宋本作所役聖人之精也

馬氏繹史引與朱本同

嚴校云高安本作所以役于聖人也

案此當從趙校宋本為是茲四者所役略讀謂四靈所以可豢畜而役使之者乃聖人之精意所感也今本及朱本蓋校者肥改於義殊淺近矣

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  
盧注云察猶別利者非也

丁云作

作

宗廟曰芻黍山川曰犧牷  
盧注云色純曰犧體完曰牷

宗廟言

阮校  
號字增

泰山川言牲

阮校改犧牷二字是也

互文也山川

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厖索之  
案此注大意本

周禮牧人鄭注而違失鄭惜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

色牲毛之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外祭毀事用

犧可也號通鄭注云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時祀四時

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外祭謂表貉及王行

所過山川用事者依周禮經注義則祭山川禮有三等

上等用純又依方色次等不依方色仍用純下等乃用龍耳若然鄭意四望岳瀆牲隨方色固不用龍即餘山川林澤雖不拘方色但亦用純不用龍用龍者止謂王所過山川告祭或然耳此經云山川犧牲即彼所謂時祀用牲物而盧以獄瀆為釋則專屬四望而謂餘山川並用龍是止二等與周禮經注並不合矣

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盧注云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  案依盧注則正文似本無牲

字今本疑校者誤增阮本作士之祭特牲豕亦與注不合不可從

武王踐祚第五十九

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 嚴校云萬世句齊續筆引同高安本可下有為字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孔云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正義作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嚴校云容齋續筆九引亦作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 盧校云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無此理帝命驗亦同今本

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盧注云謂止於其身也  
丁云注止于其身則似不及其世  
趙校云非也謂必及其世而止也不必改必字  
案趙校近是必當為畢之借字謂僅終其世而止也  
盧注訓  
讀為千乘篇云五穀必入于倉亦以必為畢學記正  
舉也  
義引作必傾其世  
汪中校從彼改似後人以改

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  
趙校云宋本聞誤門惕誤暢  
席前之銘曰安樂必敬  
丁校云敬當作戒  
視邇所代  
孔云邇王本作爾  
嚴校云邇續筆九引

作介與王本同

皇皇惟敬口生呴 孔云王本敬下多口口生敬四字  
嚴校云續筆引亦有口口生敬四字 案洪王本  
是也此讀皇皇惟敬口五字句口生敬口生呴皆三  
字句呴與詬聲同字通言惟敬慎其口慎則見敬不  
慎則招詬辱也

復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 盧注云勞與富音義兩  
施互取焉 孔云注意以慎之勞與下戒之憮為韻  
富方又反與恭則壽亦通韻故云兩施互取矣 嚴

校云說文劬古文勞作惄从惄此諧聲字也字既从  
惄則古人讀惄應從惄聲與富為韻未嘗不諧兩注  
俱未允

戒之惄惄則逃 嚴校云逃字續筆引作逸

無慙勿忘而曰我知之乎無慙弗及而曰我杖之乎

孔云杖朱子謂別本作枝今以韻讀之當从枝字

嚴校云兩慙字續筆作勤 丁校云枝古杖字枝古枝

字二字易誤但枝實非韻

擾阻以泥之 孔云泥之似言墐戶也然擾阻則未詳

丁校云擾盧校作擾案洪頤煊讀書叢錄說同孫校云服虔注

楊雄賦云擾古之善塗塾者王伯厚云一本無阻字

洪說亦同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孔云廢興

之行一作廢之行之嚴校云伸容齋續筆作申廢

興之行作發二行二發廢通用案廢洪引作發是

也廢發聲類同考工記弓人云下柂之弓未應將興

為柂而發必動於柂弓而羽柂末應將發此廢興即

弓人之興發二事皆為弓病故云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盧注云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案盧蓋訓造為造作然其義無取疑造當讀為首造首古音相近說文鼂部鼂鼂詹諸也與夏小正傳以鼂為屈造同物造與鼂音近通借字故首矛亦謂之造矛矣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先以詩世丁校云魯語工史書世楚語一教之世教之詩教之禮

益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盧注云言能受教者謂七

十二子也 孔云入室升堂宋本作受教者因注而誤也从文選閒居賦注引此文改 案周禮司儀賈疏引亦作益受教者七十有餘人則初唐本已如是李善所引或別一本也

是顏淵之行也 盧注云顏回魯人字子淵也 丁校云正文亦是顏回觀注可見案王贊孫說同

其言曰性譬如都其富哉譬如任其戎 盧注云其言惟陳其性不苟虛妄仲由亦於政事故能備治其都也孔云一讀哉任其戎為匱哉古通以為材字 案孔

引或讀是也性當讀為生都當讀為儲生儲其富謂能足食材任其戎謂能足兵也性生都儲哉材並同聲段借字咼文尚書哉字並作才此為才與彼可互證

為下國恂蒙

盧注云詩為駿龐

丁校云作庵

其稱之也宜為國老孔云周禮三公稱老春秋左傳

云子為國老丁校云爾雅偁舉也又云孔子非三

公尊之耳乃息國老之老案孔引左傳於義甚合

丁說非是

主人聞之以成

盧注云公西赤聞之以成

丁校云

聞之聞夫子此言也與下作開合之勢 案盧說與主人二字不相承貫丁說亦未允攷虞戴德篇云君之聞如未成也少聞篇云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如未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此以成與彼未成義當同彼未成孔釋為未備此承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之亦謂主人聞之乃備也

竟其德

孔云竟盡也

案竟當讀為競

二字古通逸

周書度訓篇揚舉力竟又史記篇竟進爭權並以竟

為競孔讀竟如字未塙

王據家語弟子行篇改竟為恭屬上其貌句亦通

其橋大人常以皓皓是以眉壽。盧注云：橋高也，高大之人也。皓皓虛曠無長生久視之意，是長生久視之術。孔云：橋蓋字誤大人父之稱也。言曾子能養志，常使皓皓無所憂怒，不損其性以壽父母。案：盧孔

義並迂曲難通，疑橋當讀為擣，同聲假借字。大人即

貴人謂諸侯卿大夫也。

禮運大人世及以為禮鄭注云：大人謂諸侯士相見禮與

大人言事君注云：大人卿大夫也。

荀子臣道篇云：率羣臣百吏而

相與強君擣君。此橋大人猶言擣君，謂陳義以正貴人之非。皓皓謂輕視貴人，無瞻顧畏葸之容也。盧以

大人為高大之人則是主曾子身言之孔又以為父稱並誤

孔子曰孝德之始也

盧注云四代曰有天德有地德

丁校下增有  
人德三字

是顓孫之行也

盧注云顓孫師陳人也

丁校云正

文當有師字

案王念孫校同

厲以斷

盧注云七十

丁校下增篇字說子夏云為人性不宏

好增論字精微

銀乎如斷

盧注云銀廉鍔也如斷言便能

丁校云決斷誤作便

能

孔云銀猶斷斷也如斷有限制也又云乎宋本

訛手从戴氏校本改案銀乎義難通他書亦未見

竊疑宋本手字不誤不當改乎手當讀為守荀子成

相篇云刑稱陳守其銀楊注云守其分限銀與垠同

銀手即垠守也盧訓銀為廉鍔蓋亦讀為垠

並聲近段借字如當讀如而

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孫校云廉於

下當有行己二字

是故不忘丁校云忘乃妄之謬

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閨知之。盧注云言居處之同者恆相為丁云二也。案注為疑當作知丁校未塙

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盧注云公車尉公行也詩云殊異於公行也。丁校云功當作切。孫校云家語切字亦誤作功字予以文選廣絕交論注所引正之。案左傳閔六年晉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羊舌大夫為尉此作公車尉疑即左昭二年傳之輿尉亦即國語晉語之輿司馬周禮夏官大司馬之屬有輿司馬

詩唐風沮洳有公路公行毛傳云路車也鄭箋云公路主君之輶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輶車之族是也公行主君兵車之行列左宣二年傳趙盾為輶車之族杜注云亦云公行之官也盧蓋參用鄭杜義然詩公行公路疑是二官蓋以車徒分職公車尉實當為公路非公行也周禮又有行司馬與輿司馬別職詳周禮正義詩孔疏亦以公路公行為一官義亦不塙然亦不亡其身盧注云不死於不義也孔云亡元本作忘丁校云檀弓作不忘不忘其身而謀之左

傳所云家事治也依盧注則是不亡

蓋隨武子之行也

盧注云晉大夫也世掌刑官後受

隨范會名也李字也武謚也

案依注疑正文當作

隨武季

不內辭足以沒世

孔云內音納

案納辭義難通疑

當為不入亂謂不入亂國故能保身沒世也

直已而不直於人

孔云宋本脫於字从元本增

丁

校云史記集解索隱引無於字直已二字見樂記案

念孫據羣書治要引尸子謂當作  
直已而不直人則於字不當有

以善存亡汲汲 孫校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引  
作汲汲于仁以善存亡 丁云以善存亡不指待人  
孝子慈幼允德稟義 孫校云孝子慈幼索隱引作孝  
恭慈仁稟義作圖義去怨作忘怨

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  
命 嚴校云索隱引事作仕橫命集解引作衡 趙

校云橫衡通

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  
蓋老萊子之行也 孔云索隱引大戴記云蹈忠而

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  
樂蓋老菜子之行按此文與今家語同也盧校云  
在尤之外四字當為注丁校云索隱作不在尤悔  
之內孫校云此四字衍文耳曾子立事亦有君子  
終日言不在尤之中語無註可證又云索隱較今本  
大戴禮但多一悔字無在尤之外四字餘文悉同並  
不如孔君所引未知所據

五帝德第六十二

閭胥忽之意孫校云胥字刪案王念

幼而彗齊 嚴校云彗當从高安本作慧據宋慧與惠通  
即宣慈惠和之惠

執中而獲天下 孔云史記云帝嚳漑執中而偏天下

案獲天下史記作偏天下義並難通以二文參互

證之此獲當為護之段字護猶云辨護也

白虎通義  
禮樂篇云

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此護天下義與護民同

墨子號令篇云養吏

一人辨護諸門周禮山虞若祭山川則為主鄭注云

為主主辨護之也賈疏引尚書中侯云堯受河圖稷

辦護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

正辨  
辯護皆理董監治之義史記五帝紀作徧者  
徧亦辨之段字明二字義略同史公多用訓詁字易  
元文也若作獲則與徧義不相承矣

使益行火以辟山菜  
案山當為屮之壞字上文時播  
百穀屮木艸字正如此作辟艸菜見孟子

其言不惑  
案上文云其言不貳王念孫校云貳皆忒  
之譌即忒之段字家語五帝德篇作忒經義此惑亦  
當為忒之譌王氏蓋偶失舉也

東長鳥夷羽民  
孔云說苑云東至長夷島夷  
孫校

云長下空增夷字案王念孫校同

帝繫第六十三

季連產付祖氏 孫校云連下當有氏字

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  
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庇為戚章王

孔云婁鯀未詳或當為夔越國語曰芊姓夔越不足  
命也夔出自紅越出自疵紅世家所謂摯紅也無康  
蚤死無後熊渠卒楚人廢摯紅而立其弟延摯紅卒  
遂竄于夔紅嘗為鄂王故夔人稱之曰我先王熊摯

也世家曰少子執疵為越章王越即越章也此文云  
戚章字形之誤案孔說近是此文當重熊渠二字  
史記楚世家云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  
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郢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  
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是熊渠三子所封即  
其興兵所伐之地句亶即庸郢即鄂越章即揚粵越  
粵字通戚章之為越章無疑矣越世家以為禹後少  
康子無餘始封於越則是姒姓與國語不合而墨子  
非攻中篇又云越王繄衡出自有遽始邦于越竊疑

有遽即熊渠之誤

渠遽音近  
古字通

而繫虧即無餘亦即疵

越王疑本名無虧左傳齊桓公子有公子無虧無長

言之則為繫無故漢書地理志遼東郡無慮縣即取醫無閭山為名無即醫無慮即閭也若然無虧長言

之亦可云繫無虧省文則亦可云繫虧繫醫聲同餘

虧古音亦相近詳墨子閒詁

實熊渠子非少康子也但古書舛互

無可質證姑存此說俟更詳覈焉

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

孔云豐宋本譌隆从檀弓正

義及漢書引此文改生民正義云次妃陳鋒氏之女

丁校云豐譌鋒耳轉譌為隆

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

趙校云宜與儀通

勸學第六十四

南方有鳥名鷗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苔風至  
皆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所繫者然也 孔云鷗鳩  
鷄鷄桃蟲也 鷁荀子作蒙 案孔說本荀子楊倞注  
義也方言云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羸  
或謂之女匠自關而東謂之鷁鳩自關而西謂之桑  
飛或謂之憇雀陸璣毛詩艸木疏亦云鷁鳩或謂之  
機爵謂其巢以麻紝之如刺襪然則  
字又作鷁鳩蒙鳩即憇雀此鳥非鳩屬鳩疑即雀之  
誤雀書或从鳥作鳩故譌為鳩古凡小鳥 鷁字譌俗不體疑舊本段蟲字為之  
通謂之雀也

蟲或變作蟻轉寫又譌為𧈧誣志篇蟲字明蟲蒙亦於宋本亦作蟻蟲蒙亦  
一聲之轉也詩幽風鵲鶴毛傳云鵲鶴鷗鷗也又周  
頌小毖傳云桃蟲鷇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鷇之  
所謂鳥題肩也或曰鵲鶴即楊倞所本也焦循云韓  
詩外傳云鵲鶴鷗鷗鳥名也鵲鶴所以愛養其子者  
適所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不  
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蔔風至蔔折巢覆有子  
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李注引說苑載客  
說孟嘗君云臣嘗見鷇鷗巢於葦之苔鴻毛箸之已

建之安工女不能為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苔折卵  
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二說相類而一曰鷦鷯一曰  
鷓鴣是鷦鷯即鷦鷯也荀子勸學篇云南方有鳥名  
曰蒙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以葦苔風至苔折  
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猶言憇雀  
謝墉云蒙鳩大戴禮作蠻鳩方言作憇雀蒙蠻憇一  
聲之轉皆謂細也校荀鷦鷯即鷦鷯說文以訓桃蟲  
郭璞以為桃雀故易林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  
安為風所吹則桃蟲鷦鷯鷮一物也以上並焦氏毛詩補疏說

案焦說甚嚴但以毛韓楊鄭四君說推勘之鷗鷗為  
鷗鷗而鷄鷄為桃蟲二鳥不同鷄鳴自是鷗鷗非鷄  
鷄也然據說苑易林則西漢時已并二鳥為一故鄭  
詩箋亦引或說蓋其譌混已久不復可理董矣

懷氏之芑 孔云懷讀為懷爾雅曰槐槐大葉而黑芑

本也 案周禮朝士鄭注云槐之言懷也聲近義通

醯酸而蚋聚焉 孔云釋名曰醯多汁者曰醯或从醯

為醋非也古者無醋和酸以梅酸謂味爽也 孫校

云據儀禮聘禮及公食大夫禮鄭注論語皇疏廣雅

釋器似古人亦以醯為醋醯酸與樹蔭同非謂味爽也案孫說是也釋名之醯乃醯字之誤畢氏疏證已校正孔據彼譌文輒謂古無醋大謬

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孔云沈荀子作流嚴校云淮南說山訓作淫魚高氏云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玉為瑱以莊纊縣之如語亦欠明了古文用字斷無有呼條繩為纊者說文案段說甚覈但細繹盧說蓋以紓為紓繩所以縣瑱與如湧說同然此經之義似又不如是竊謂競紓疑當作紓紓元

本翫作絃即紓之誤紓紓即左桓二年傳之衡紓也  
晏子春秋外篇云纊絃充耳恐多所聞也絃為冕弁  
之維繞頤下以上著於笄不專垂耳苟古書說塞耳  
充耳者多屬瑱紓言之未有及絃者晏子之絃疑亦  
當為紓之誤彼云纊紓充耳亦即此經紓紓塞耳也  
紓正字當作衡周禮追師掌王后首服云追衡笄鄭  
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紓縣瑱賈疏謂即左桓二年傳  
衡紓絃綻之衡以玉橫施之其下縣瑱若然周制王

及后首服並有玉衡衡橫而瑱直二物同縣耳荀衡  
與紩纊聲相近皇象本急就篇有笄黃亦周禮之笄衡詳札追故古書或  
作紩纊皆衡之段借字也薛綜蘇纊為黃綿丸之說  
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呂忱字林論語皇侃義疏左  
傳桓二年孔疏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並用其義後儒  
或相沿襲其制甚不經蓋即因古冕服有衡字或作  
纊而生此繆說實則衡用玉為之不用綿纊也後人  
不悟纊為衡之段借而以本義釋之又緣士喪禮有  
白纊為瑱之文遂沿造黃綿丸之說重紀貳繆不可

究詰矣魏晉以後冕制並沿黃綿藍纊之說段氏知其繆而又未知其為衡之沿譌故略辯之江永鄉黨圖考謂黃帝用藍纊後王易之以玉為瑱亦取說不足據互詳周禮正義

雖行必鄰也

盧云鄰都

孔云鄰大訓作儻

孫校

云鄰也當作遴矣注鄰都當作遴丁據

嚴校云

正文鄰字與保身正黑口在領下似易獄魚而身無

鱗出江中說文鯪論衡皆作鱠魚魚名本作鱠古覃

淫沈音相近故或作淫或作沈非浮沈之沈也

案

嚴說是也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翫元本作絰。統塞耳所以弇聰也。盧注云禮緯含文嘉以懸統垂旒為閉姦聲弇亂色。今云從戴震校是也。丁校改令不案丁感視聰案當從戴校作聽則璪瑱之設案璪當為之謗兼此二事也。案盧意禮緯縣統以著瑱垂旒。翫元本莊子為莊也。以著璪兼閉聲弇色二事也。翫元本作絰。莊子為莊黃也。案此記與莊子及著詩之義則人君以黃統充耳大夫用素皆尚以玉也。案盧意詩黃統為充耳然毛王案官本下徒以案官本下石飾玉及鄭謂充耳為玉名義乖錯故未詳。案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

莊纊塞耳所以塞聰也翫作莊不作翫亦不作絀李  
所據別本本與盧不同也盧氏此注據著詩為說而  
不盡用毛鄭義大夫用素疑當作大夫用青士用素  
今本挽三字耳王謂王肅也著傳云素象瑱瓊華美  
石孔疏引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即盧所據也鄭謂  
充耳為玉當作為縣玉著箋云以素為充耳謂所以  
縣瑱者也今本無縣字則與詩箋義不合 又案說  
文部統冕冠塞耳者段玉裁云大戴禮莊統塞耳所  
以揜聰莊黃色也統同纊薛綜東京賦注曰莊纊言

以黃綿大如丸縣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  
此薛氏緣辭生訓大戴紩字乃紩之譌形之誤也黃  
色之紩下垂充耳自紩譌為紩漢初諸儒不能辨證  
禮緯客難東京賦諸書又改作纊因起薛氏繆說而  
呂忱顏師古從之用黃綿塞耳禮之所無士喪喪禮  
曰瑱用白纊豈有生時以纊充耳者如清漢書注曰  
以傅鄰愛于卑遠疎賤之鄰異其通作遼則同攷郊  
乃郤字之俗體見廣韻二十四陌部敬齋古今韻云  
郊說之郊則讀如絳音是也說文云遊行難也廣雅

釋詁云遼𡇗也又云難也俱與盧義合吝俗作𠙴見廣韻二十一震部盧注郤字即郤字非吝字也自來經典中以郤代郤不可枚舉案說文儻乃遼之或體案孫丁校是也官本並同盧蓋釋鄰為吝與易悔吝之吝義同俗書吝作𠙴又涉正文鄰字而譌作郤非盧本之舊也

盛德第六十六

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盧云淮南子云立丁校增明堂之廟  
印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

節以避疾丁校改之災也

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  
盧注云經解曰喪祭之禮廢則君臣之恩薄

故有弑獄則飾朝聘之禮也  
盧注云經解曰朝聘丁校改之禮廢則君臣之義失

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  
丁校云左襄廿六年傳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其法誠德  
孔云德當作得  
丁校云其法誠德法誠  
不德二德字不誤通篇重德不重法法歸并于德

冢宰之官以成道。盧注云天道丁校政性案盧校同發施故為道。

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軶。孫校云均入當作均人家語作均仁二官明矣。案俞樾說同

大史內史左右手也。嚴校云太史內史孝經疏引作內史太史與前合。案王念孫校同

此御政之體也。嚴校云孝經疏引體作禮。

自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

盧注云司勲掌六鄉之賞田。丁校以等其功。案賞

田見地官載師盧引夏官司勲元文作賞地鄭注亦  
云賞地賞田也盧或兼用注義 又案立事失理句  
義難通竊疑立當為工司空掌百工故云工事也立  
工形近而譌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 嚴校云大雅  
靈臺正義引盛德篇卑下有也字水下有名字  
堂高三丈 孔云此謂檐階之高非階崇也又云丈宋  
本譌尺从元本改與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文合  
案宋本作三尺是也考工記匠人殷人重屋堂崇三

尺周人明堂堂崇一筵與殷不同蔡邕集明堂月令論云堂高三尺以應三統是明堂月令自同殷制不得有三丈之高禮記明堂位孔疏引五經異義作丈自是傳寫之誤孔輒據以改此文又謂九丈為檐階之高以強圓其說非也

東西九仞南北七筵 孔云仞七尺也筵九尺也考工記云東西九筵似彼文為誤又云仞宋本譌筵从異義引此文改 孫校云異義下文仍作東西九筵仞字乃傳寫之譌未可据此孤文反疑考工為誤 案

孫說是也此經文本與匠人同孔疏所引亦是誤文  
匠人明著度筵之文則不當廣從異度又仍當從說  
文為八尺孔从鄭以為七尺亦非是詳周禮正義

揖朝出其南門

盧注云周禮司士職曰正朝儀

丁校增  
字案

戴震注  
中校同之位